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

水浒

一百零八将

李英 编写

鲁智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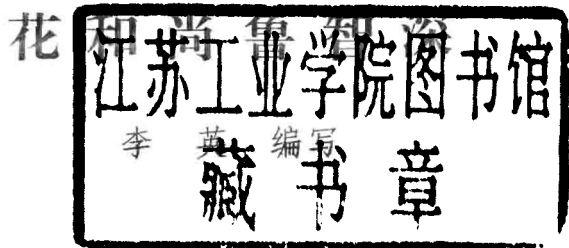
步军头领之一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⑭

(步军头领之一)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张金方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12

ISBN 7-5402-0765-5

I. 水… II. 张… III. 故事-儿童文学-中国-当代 IV.
1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4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26.00 元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委会

主 编：张金方

副主编：张根芳 宋 全

编 委：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

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

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

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

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

目 录

一、	拳打镇关西	(1)
二、	闹翻五台山	(7)
三、	大闹桃花村	(21)
四、	火烧瓦罐寺	(30)
五、	倒拔垂杨柳	(37)
六、	救友野猪林	(43)
七、	双夺宝珠寺	(50)
八、	打斗武行者	(56)
九、	聚义打青州	(62)
十、	探兄救史进	(76)
十一、	坐化钱塘江	(88)

鲁智深，原名鲁达，智深是他到五台山当和尚后方丈给他取的法号，又因他刺了一身花纹，所以别人称他花和尚鲁智深。他原是渭州经略府提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因为民除暴，被逼上梁山，是梁山泊中的一位好汉。

一、拳打镇关西

一天，鲁达认识了两个新朋友，一个是“九纹龙”史进，另一个叫“打虎将”李忠。三人来到渭州州桥下面的潘家酒店喝酒。

那时，史进离开少华山，去找王进师父，路过渭州，心想，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也在这里？史进便入城来，到一个茶坊里，找一个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什么茶？”史进道：“吃杯泡茶。”茶博士倒了杯泡茶，放在史进面前。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在何处？”茶博士道：“在前面便是。”史进道：“请问经略府内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哪个是王进？”

话未说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进茶坊里来。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只见他：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

后两个太原府组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全是胡须。身長八尺，腰闊十围。

那个人来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问这个提辖，他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史进长得魁伟，象条好汉，便给他施礼。两人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没有？”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找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听说他名字。他不在这里。洒家听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干事。俺这渭州，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不过早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说着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走出茶坊。鲁达回头说：“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两个人挽着胳膊，在街上走了三五十步，只见一帮人围着。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众人看时，中间有一个人，拿着十来条棍棒，地上摊着十几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红标儿在上面，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认得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忙在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李忠道：“贤弟，如何到这里？”鲁提辖道“既然是史大郎的师父，同俺们一起

去吃三杯。”李忠道：“待我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鲁达道：“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这是小人的衣饭，无计奈何。提辖先行，小人马上来找来。贤弟，你和提辖先行一步。”鲁达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骂道：“你们夹着屁眼撒开，不去的，我要打了。”众人见是鲁提辖，都一哄走了。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带上枪棒，三个人拐弯抹角，来到州桥下潘家酒店。

酒保认得是鲁提辖，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问什么？只管拿酒来，快！”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把肉食摆了一桌子。鲁智深拿了碗就咕嘟咕嘟往肚子里灌，整整喝了二十碗酒，吃了三条狗腿。

鲁达和史进、李忠正吃得来兴，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是个急性子人，最不愿听到别人哭哭啼啼，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在骂人。酒保抄手道：“官人要什么东西，只管吩咐。”鲁达道：“什么人在隔壁吱吱的哭，打搅俺弟兄们吃酒！”酒保道：“官人息怒。这个哭的，是在这儿座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他来。”

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父子两个来到面前，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手里拿串拍板。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为什么啼哭？”那女子道：“官人不知，奴家是东京人氏。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亲眷搬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

使人强行作媒，要奴作妾，写了三千贯钱的文书，并未给钱，就强娶了奴家。他家人娘子十分厉害，不到三个月，就将奴家赶了出来。那郑大官人天天追着要还那三千贯钱，当初也不曾得他一文钱，如今哪有钱还他？无奈只得到这酒楼来唱曲……父女两个想起这苦楚来，无处诉说，因此啼哭，不想触犯了官人，乞请恕罪。”

鲁提辖又问老头：“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歇息？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头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我们父子两个，住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鲁达听了道：“呸！这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泼货，在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如此霸道欺负人！”

鲁达把15两银子给了金老头，又让史进、李忠拿出身上带的银子也给了金老头，金老头父子连连称谢。鲁达吩咐道：“你父子两个拿去做盘缠回乡去吧！这狗日的郑屠户自有老爷对付！”金老头和女儿再三拜谢了。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住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第二天，天色微明，鲁达就来到金家父女住的客店。金老儿带了女儿正要出门，被店小二拦住了。鲁达问：“他还欠你房钱？”店小二道：“房钱都算清了。只是他还欠着郑大官人的钱，郑大官人叫小人看着他呢。”鲁达大怒，伸出胳膊就一巴掌，打得那小二口中吐血，再加一拳，打下两颗门牙来，店小二一溜烟地躲开了。金家父女慌忙道谢上路。鲁达怕店小二再来阻拦，干脆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口，直到金家父女走远了才起身。鲁达直奔状元桥。

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着，看那十来个副手卖肉。鲁达走到面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来招呼。叫副手搬了条凳子来。鲁达坐下道：“奉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成馅，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吩咐副手道：“使得，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脏厮们动手，你自己去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亲自切了便是。”来到肉案上，切下十斤精肉，细细切做馅子。这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什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馅。”郑屠道：“刚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馅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吩咐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了便是。”又选了十斤肥肉，也细细地切做馅子，用荷叶包了。整整弄了一个早晨，已到中午。郑屠道：“叫人给提辖拿了，送到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馅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你这不是特地来拿我开心吗？”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馅子，睁眼看着郑屠道：“我就是要拿你开心！”说着把两包馅子，劈面打将过去，好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大怒，冲了过来。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鲁提辖早拔步走到当街上。众邻舍十来个人，没有一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惊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抓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捉住左手，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向前一步，踏住郑屠的胸脯，握着那醋钵儿大小的拳头，看着郑屠道：“洒家从开始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一路提辖官，

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郑屠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好似开了油酱铺，酸咸苦辣一起涌了出来。郑屠挣扎着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狗娘养的，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又是一拳，直打得郑屠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似开了个彩绸铺，红的、黑的、紫的，一应俱全。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抵挡不过，只好讨饶。鲁达喝道：“咄！你这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俺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俺偏不饶你。”又是一拳，正打在郑屠的太阳穴上，就像是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锣鼓钹响作一片。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躺在地下，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家伙装死，看我再赏你几拳！”却见郑屠面皮渐渐地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想痛打这家伙一顿，不想三拳就打死了他。俺要是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溜走。”想到这，他拔腿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体道：“你装死，待俺和你慢慢算帐。”街坊邻舍和郑屠的伙计，谁也不敢向前来拦他。鲁提辖回到住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银两，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溜烟似地走了。

二、闹翻五台山

郑屠被鲁智深三拳打得不省人事，救了半天也没救活。他家里老小来到渭州衙门告状，正碰到府里升堂。府尹接了状子，看罢道：“鲁达是经略府提辖，不能直接捕捉。”府尹随即叫人备了轿，来到经略府前下了轿子。看门的军士到里面去禀报。经略听到府尹到来，连忙把府尹请到厅上，向府尹施礼。

经略问道：“府尹为何光临？”

府尹禀道：“你府中提辖鲁达无故用拳打死卖肉的郑屠。这事没有禀告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凶手。”

经略一听，吃了一惊，心想，这鲁达武艺高强，只是性格粗鲁，今天出了人命案子，俺如何能为他护短呢。就对府尹说：“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的军官，因为俺这里无人护卫，调他来做提辖。既然犯了人命案子，你可拿他依法问罪。如查招供明白，罪名已定，也得让我父亲知道，方可判决。怕日后老父亲向我要这个人时，不好交待。”

府尹辞了经略相公，来到府前，上了轿，回到州衙里，升厅坐下，便叫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捉拿犯人鲁达。

当时缉捕使臣领了公文，带了20多人，来到鲁达住处。房主人说：“刚才鲁达拿着包裹，提着短棒出去了。我还以为有公差在身，因此不敢问他。”公人听了，叫房主打开鲁达的房门，里面只剩下一些破旧衣服和被子，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知道鲁达已出逃在外。缉捕使臣回到州衙厅上禀报府尹，府尹使命

人下了追捕榜文。

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却似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独自贴天飞；像漏网的活鱼，乘水势翻身冲浪跃。不分远近，岂顾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临阵马。这鲁提辖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处便为家。”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哪里去好，一转眼已经走了半月之上，来到了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十分热闹，车水马龙，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特行货都有，虽然是个县治，却胜如州府。鲁提辖正行之间，不觉见一簇人众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

鲁达见众人看榜，挤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人丛里听。鲁达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核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人有停藏在家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給赏钱一千贯文。”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在叫道：“张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并拦腰将他抱住，扯着离开了十字路口。

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拖扯他的不是别人，原来是渭州酒楼上被他救了的金老头。那金老头儿直拖鲁达到僻静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现今明明地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汉遇见时，还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写着你年甲、貌相、贯址。”鲁达道：“洒家不瞒你说，因为那回到状元桥下，正碰着郑屠厮打，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出逃在外，不想来到这里。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金老头道：“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寻得一辆车子，本要回东京去，又怕郑屠赶来，因此不敢上东京去。随路望北来，撞见一个

京帅邻居，来这里做买卖，就带老汉父子两口儿到这里。亏了他给老汉女儿做媒，结交此间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儿常常对他夫君说起提辖大恩。那个员外也爱弄枪使棒，常说：‘有朝一日得恩人相会一面也好’，且请恩人到家过几日，再作商议。”

鲁达便和金老头一起走了半里多路，来到金老头住处。到门口，金老头掀起门帘子，叫道：“我儿，大恩人在此。”那女孩浓妆艳饰，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拜了又拜，说道：“没有大恩人相救，怎么会有今日。”鲁达看那女子，和渭州酒楼上见到的金翠莲判若两人，心想自己为金老头父子三拳打死镇关西，虽四处流浪也不算冤枉。

金翠莲拜罢，便请鲁达上楼去坐。鲁达说：“不必了，洒家就要走了。”金老头便说：“恩人既到这里，我怎会放你走？”说着接过鲁提辖的杆棒包裹，请到楼上坐定。并很快拿上酒菜、鲜鱼、嫩鸡、酿鹅、肥虾、时新果子之类摆了一桌。

席上，父女二人，轮番把盏向鲁达敬酒。那金老头倒地便拜。鲁提辖道：“老人家为何下拜，这不是难为俺么？”金老头说道：“恩人你听我说，我父女俩初到这里时，给恩人写了个红纸牌儿，早晚一支香地自拜。没有恩人相救，我父女哪有今天。今有恩人亲身在此，如何不拜？”鲁达道：“却也难得你这一片心。”

三人慢慢地饮酒。快到天黑时，只听得楼下打闹起来。鲁提辖开窗一看，只见楼下二三十人，手里都拿着白木棍棒，口里都叫捉拿下来。人丛中有个人骑在马上，口里大喝道：“不要让这个家伙走了！”鲁达见势不妙，拿起橙子从楼上打下去。

金老头连忙摇手叫道：“都不要动手，都不要动手。”说着

赶下楼去，来到那骑马的官人身边说了几句话。那人听了笑起来，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人下马，入到里面，金老头把鲁提辖请下来，那官人扑身便拜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请义士提辖受礼。”鲁达便问金老头道：“这官人是谁？素不相识，为什么拜洒家？”金老头道：“这个便是官人赵员外。刚才不知道老汉带一个什么人在楼上吃酒，因此带庄客来打闹。老汉一说，他就把庄客喝散了。”鲁达道：“原来如此。怪员外不得。”

赵员外再请鲁提辖上楼坐定。金老头重整杯盘，再备酒食相待。赵员外让鲁达上首坐了，鲁达道：“洒家怎敢！”

员外道：“聊表相敬之礼，小人多闻提辖是一豪杰，今日天赐良机得以相见，实为万幸。”

鲁达道：“洒家是个粗鲁之人，又犯了死罪。承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到洒家的时候，洒家一定尽力而为。”赵员外大喜，又问起打死郑屠一事，兴致勃勃地吃了半夜酒，方才散了自歇。

第二天早上，赵员外道：“此处恐怕不便，还是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日。”鲁达问道：“贵庄在何处？”员外说：“离这里十多里路，地名叫七宝村。”

员外叫人去庄上牵了两匹马来，叫鲁提辖骑一匹，自己骑一匹，叫庄客提了行李。鲁达和金老头父女两个辞别，和赵员外上了马。两人并马向前，说着闲话，投七宝村来。没有多少时间，就来到庄前下了马。

赵员外握住鲁达的手，一直来到草堂上，分宾主而坐。一面叫人杀羊置酒相待。鲁达说：“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赵员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言报答之事？”

鲁达在赵员外庄上住了几日。这一天，金老头来说，近日常有公差四下查访，只恐鲁达再呆在这里会出事故。赵员外道：“赵某倒有一个可以安身避难之处，不知提辖肯不肯去？”鲁达道：“俺是个犯罪的人，只要有个安身之处，怎么不肯？”赵员外道：“若如此，最好。离这里 30 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首的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心愿。如果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由赵某备办，您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这也是条生路，不如就走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俺情愿做了和尚，专靠员外照管。”当时说定了，连夜收拾衣服盘缠、缎匹实物。次日早起来，赵员外叫庄客挑了铺盖，两人取路望五台山来。

赵员外与鲁提辖两乘轿子，抬上山来，一面叫庄客前去通报。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监寺，出来迎接。两个下了轿子，去山门外亭子上坐定。寺内智真长老得知，引着道座、侍者，出山门外来迎接。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智真长老请赵员外和鲁达来到寺内。长老邀员外向客席而坐，鲁达便去下道，坐在禅椅上。员外叫过鲁达附耳低言：“你来这里出家，如何对着长老坐地？”鲁达道：“俺不晓得。”起身立在员外肩下。面前首座、维那、侍者、监寺、都寺、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侧。庄客把轿子安顿了，一齐把盒子搬入寺内来，摆在面前。长老道：“何故又送礼物来？”赵员外道：“小小薄礼，何足称谢！”道人、行童收了。赵员外起身道：“我有一事告知大和尚：赵某旧有一条心愿，许剃一僧在此刹，度牒词薄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

这个表弟姓鲁，是关西军汉出身，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录，请发慈悲。一应所用，弟子自当准备，烦望长老玉成，幸甚！”长老见了说：“这个事缘是光辉老僧山门的好事，容易、容易，且请拜茶。”让行童托出茶来。茶罢，收了盏托。智真长老便叫来道座、维那，商议剃度之事；吩咐监寺、都寺，安排斋食。只见首座与众僧自去商议道：“这个人，不似出家的模样，一双眼十分凶险。”众僧道：“知客，你去邀请客人休息，我们与长老计较。”知客出来，请赵员外、鲁达到客馆里休息。首座众僧禀长老说道：“刚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貌相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长老道：“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众人不要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长老在禅椅上，盘膝而坐，口诵咒语。一炷香过，却好回来，对众僧说道：“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你等皆不及他。可记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长老只是护短，我等只得从他。不谏不是，谏他不从，便了。”

长老叫人备了斋食，请赵员外等方丈会斋罢，监寺打了单帐。赵员外取出银两，教人买办物料，一面在里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两日都已完备。长老选了吉日良时，鸣钟击鼓，在法堂内会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尽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作两班。赵员外取出银锭、表礼、信香，向法座前礼拜了。表白宣疏已罢，行童引鲁达到法座下。维那教鲁达除了巾帻，把头发做九路绺了。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待剃髭须时，鲁达道：“留了这些儿吧。”众僧忍笑不住。智真长老在法座上道：“大家听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长老念罢偈言，喝一声：“咄！尽管剃去！”净发